

编 委

易甲瀛	陈书良	粟妹年
黄 天	林鸣凤	尹 滔
彭华屏	周国兴	谢德扬

封面设计

艾 明



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北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区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20000

印数：1000 工本费：2.00元

目 录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攻占长沙时见闻·····	邱石如 (1)
对省财训班的回忆·····	钟 山 (6)
抗战时期的军训部入伍生第二团·····	黄 天 (9)
抗战时长沙沦陷区见闻·····	苏时松、编委会整理 (17)
有关审讯汉奸黄雁九的档案片断·····	朱运鸿供稿 (29)
赵恒场统治时期长沙官民的祈神闹剧·····	侯亦斌 (35)
我的父亲林圭·····	林受福 (41)
余昭常·····	周学舜 (47)
记张治中先生治湘二三事·····	钟 山 (50)
我所知道的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易祖洛 (54)
忆念献身空军抗日救国的九弟陈嘉应·····	陈嘉谟 (60)
王谌权与青山桥起义·····	刘松洲 王玉峰 (63)
先父张公匹青传略·····	张恺毅 (68)
记湖南司法界老前辈陈长簇·····	黄曾甫 (71)
记先父刘宝书部分事迹·····	刘敬业等 (73)
忆陈熹老师·····	刘敬业 (77)
欧鸣高校长与湖南私立育群中学·····	廖经池 (80)
记教育家陈奎生老师·····	严寅 杨承庆 (85)
湖南著名武术家黄凤岐·····	万天石 (88)
北区怪人陈五耐·····	万天石 (94)

陈王英自传.....**杨开英**整理 (98)

北区历史沿革.....徐荣连(105)

湖南省教育会坪地址的演变史.....周国兴编撰(109)

古城长沙贡院轶事.....易甲瀛(115)

湖南船山学社史事三则.....刘志盛(119)

长沙市的电影业和北区电影事业的发展.....杨方田(126)

培罗蒙服装公司.....朱运鸿(134)

补天石室.....张德文(138)

最早的湖南体育周刊.....万天石(141)

湖南佛学讲习所始末.....戒 园(143)

我所知道的湖南佛教慈儿院.....戒 园(146)

开福寺琐话.....觉 愿(149)

基督教长沙北区几个堂点的创设.....姚增谊(152)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攻占长沙时见闻

邱 石 如

1930年（民国十九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从浏阳、平江进攻长沙。他们是由小吴门、浏阳门入城的。我那时才十几岁，初中学生，当天中午，我闻讯，即从文星桥住所，跑到中山路，站在前湖南国货馆（现中山路百货大楼）工地的土堆上观看。红军从东向西行进，两旁商店，大部分没有关门，人行道上站满了迎接红军的市民，爆竹之声，此落彼起，不绝于耳。他们大多数穿的草绿色或灰色军衣、短裤，脚穿草鞋，打着绑腿，很多兵士下身是湿漉漉的，我初以为是汗水湿透的，后来听说队伍过杉木港时，除少数船只装载辎重外，其他人马是泅水而渡的；骑马者多系伤员、病号，没看见佩“斜皮带”的，所以分不清谁是官长，谁是士兵；很多附近居民，捧着茶水，跟着队伍同行，让红军边走边喝；一些卖“凉沙水”的（即挑着“白沙井”水供人解渴，因那时还无冰棒），他们也捧着沙水碗，盐姜碟，供红军饮用。当红军硬要给钱时，谁也不接受；还有一些壮汉，争着要替红军挑担子，人力车夫拖拉着拄拐棍的红军，请他坐车子，看了这许多动人的情景，我不禁为之热泪盈眶。

第二天下午，街头张贴了对开的石印“安民告示”，军长彭德怀，政委袁国平。每张告示前挤满了观众，无不喜形于

色。又过了一天（7月29日），对开纸铅印的《红军日报》创刊了，报名是套红色印的，内容通俗易懂，从创刊上，知道成立了湖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李立三同志，其他机构也相继成立了。

由于红三军团进军神速，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省主席兼四路剿总指挥的何键和他的部队仓促逃往河西。红军入城后，秋毫无犯，故各商店，照常营业，我记得第三天还在中山路易宏发西餐馆吃过东西。当时物价很少波动，币制亦未更易，一块光洋，照原可换“六吊钱”（即“当二十”的铜板三百个，“一吊”等于“方眼”铜钱一千文），用光洋（银元）去换钞票还要“补水”，即每块光洋只能换钞票九角多，这是因为钞票便于携带、收藏，为便于土豪劣绅等逃跑需要的多。

当时市内的富豪，事前不知道红军攻入长沙如此神速。至月初，时常可见戴着“高帽子”的被群众押着“游街”。群众举着小旗，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除敲锣打鼓外，还挥舞着“响竹板”（用长一米左右的竹片，一端留下一个作握手柄，其余劈开，摇动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巨响）以助威、开路。从此一些土豪劣绅恶霸和一贯作威作福的人物都非常害怕，便想携带细软，乘外国轮船逃跑。没跑掉的，便故意穿着破旧衣服，蓬头垢面，将双手在煤水内浸泡，使之粗糙黝黑，一被揪出，便伪称是“下力的”人，企图蒙混过去。但红军战士对付这些人，却有个绝妙的办法，就是“验脚”，原来劳动人民脚的拇指和食指是丫开，而有钱人的脚指由于长期穿鞋子是叠拢的，所以只要叫他们脱鞋脱袜，他们就连称“该死”而低头悔过。当然也有不少罪大恶极之徒，在群众检举之下被处以极刑的，如头卡子有个姓王的“税痞”，人称“剥皮王”就被枪毙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为富不仁，有民愤的人家便想逃

离长沙，于是开往汉口的轮船，便大涨票价，其实那时正值枯水季节，外商“怡和”“太古”的船，并不能开航，但停在湘江中也同样高价出卖仓位，连船舷的过道也贵得吓人；我父亲有个朋友叫周富润，他在坡子街开设富湘轮船公司，听说他替日本的日清公司招徕生意，赚钱不少，因为日清公司的船，吨位较小，可以直航汉口，于是利市十倍，甲板上四个平方米的位置，票价达光洋二百元以上，还不易到手。

也正是八月初，城里渐有“纵火”烧衙门的现象。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就是被市民付之一炬，但这不是红军组织发动的，很快就被制止，对一些趁火打劫的歹徒，则给予严惩，甚至处死，因此虽政权更易，而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处事果断，故社会秩序很好，给长沙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外，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我家的房东姓严，名石候，世业盐运，家颇殷实，他除投资别的商业外，并与人合伙经营人力车出租车行；因在预收押金和强索租费中对承租贫民重利盘剥而被告发。八月五日傍晚，我闻敲大门铜环声，说是会“严老爷”的，门方半开，几个扛梭标、佩红袖章的壮汉和几个穿军装的似乎是来维护秩序的“涌”入我家。严老本曾嘱咐，不许轻易打开大门，所以我吓了一跳；他们问清严家是住哪几间房子之后，吩咐我家不要惊慌，坐在房里莫进堂屋，约莫挨过两个小时，在一片“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中，这个“减租退押”的队伍才走；又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忽然枪声四起，响如鼎沸，附近街头，时刻传来喝问“口号”的急促吼声，我偃着大人蹲在铺有棉絮的方桌下面，呆至天明。听到房东夫妇号啕痛哭后，才打开房门，问为什么哭，始知昨晚红军已经退出长沙，何健的部队又反扑入城了。继而又听到严婆婆愤骂严老倌：“就是你这只老

鬼，藏着金条不交，宁肯让儿子去抵押，现在，不是杀死了，也就是绑走了……”正当两老相互埋怨和请他们的“舅老爷”去约定交款的北正街某学校“收尸”时，他们的儿子严格却自己回来了。严格、当时20岁，肄业上海复旦大学，是回家度暑假的。据他说，被送到连部后，连长对他和另一位“人质”很和气，谈话后，安排了睡处；战斗打响时，叫他们躲入楼梯间内，翌日早晨，是学校工友把他们放出来的。严家两老听后，不禁破涕为笑，连声称赞共产党讲道理。

二、我有个中学同学，叫许逢时，浏阳人，红军进省城时，他正在广益中学补习功课。七月底，红军进城后，他在街头，遇见三个从文家市来的同乡，是他县高的先后同学，其中一个叫杨世云的，对许逢时说，他们听到红军打开了长沙，要招新兵，特从家乡赶来参军的。许听说他们还无住处，便邀之住进广益的学生宿舍。策三天，他们笑嘻嘻地回来说，经文家市同乡的红军战士介绍，他们已在四十九标招募处报了名，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和十多块钱的安家费。许听了虽为之心动，但次日送他们入伍时，还是没有报名参加红军。

事隔二十年，直至1949年8月，长沙市和平解放后不久的一天，许逢时在营盘街口又遇见了那位杨世云，两人乍相逢，从对望似曾相识，渐到终于相认了。杨世云邀许到他们设在此街的解放军驻所，杨告诉许，他参加红军后，改名杨勇（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央军委副总参的杨勇同志），将奉命率部进军贵阳（解放贵阳后任军管会主任）。当时许曾问及当年同时入伍的两位同乡时，杨说，一个在长征途中牺牲了，一个在进入北京后不幸病故，言下相对，不胜嗟叹。后来，杨勇同志曾邀请许和另一位当时在本市楚怡小学任教的浏阳同学彭梅欽老师参加解放工作，同去贵阳，但他们二人因有家小之累，

没有随往。杨勇同志早几年在京病故后，他的儿子，曾携录音机来长，录取了彭老师所谈上述情况。

湖南省财训班的回忆

钟 山

坐落在长沙市展览馆路的旧四十九标，原是驻兵的营房，后来变成了军训场所。抗日战争以前，旧省政府在这里搞过学生集训，也搞过公务员培训。记得1936年在结束学生集训后，又建立了“湖南省行政人员训练所”，何键兼所长，何浩若兼副所长，先后开办了区长训练班、乡镇长训练班、财务人员训练班，当时我是财训班的学员，下面就谈谈这个班的情况。

办财训班的目的何在？简言之就是要培训一批土地陈报的技术骨干，用以整理田赋，落实省县地方财政收入。从“宁汉合流”成立国民政府后，财政部对国家和地方财政进行了划分，田赋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是田赋这一古老税收，从雍正十年起停修《赋役全书》后，作为纳税标的物的土地的产权异动没有登记掌握，于是造成“户粮脱节”，税收的可靠性越来越小，每年能征到手的只有应征数的三、四成，顶多也只百分之五十左右，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开支。面对这一情况，不少省地方的统治者，在全国裁撤厘金之后，又先后死灰复燃，兴起了出产税、产销税、货捐等等，给工商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重负担，受到舆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整理田赋的“土地陈报”就应运而生，初试于福建、江苏，再试于安徽、湖北、河南，都取得了较好成效，于是湖南也决定推

广实行。

鉴于土地陈报是一项新工作，又带有一定的技术性，省财政厅厅长何浩若强调“行新法必须用新人”，报经省政府批准公开招考一批大专院校毕业生、高师高中毕业服务两年的学生、以及从事田赋工作两年以上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的在职人员，进行专业训练后派用。并由曾典球、朱经农、何浩若、彭施涑、黄家声五位省府委员组成考试委员会，于1936年8月在四十九标风雨大操场笔试论文、党义、经济学、财政学、田赋知识；第二天又在中山纪念堂口试，九月中旬放榜，就一千多考生中录取一百零八人，十月中旬报到受训。

财训班由何浩若兼班主任，戴钟衡任教务股长（财厅技正），辜天佑任总务股长（财厅顾问），刘大柏（财厅技士）、李如九（财厅视察员）任教育干事。另由省军训委员会派吴惕园任军训中队长，黄朴和杨某、龙某任分队长。

训练期间以《土地陈报》、《中国田赋问题》为主课，分别由帅仲言（湖北省财厅技正）、戴钟衡主讲。围绕这一主课还开设了《地政概要》、《土地测量》，由省民政厅科长李如汉、测量总队长张翼鹏讲授，陈报和测量两课还进行实地作业。为使受训者成为多能几用人材，还就经济财政方面开设了《经济调查》、《财政学》、《税务问题》，分别由胡过（财厅主任秘书）、刘必（财厅科长）、游弥坚（湖大副教授）任教。何浩若也多次到班上讲话，勉励同学们安心基层工作，甘作无名英雄；要求同学们遵守纪律，接受军事训练，说纪律就是唐僧手上的紧箍咒，孙悟空的本事虽比唐僧强得多，但仍得接受紧箍咒的约束，听唐僧的指挥。

军事训练搞的是制式教练，从单个训练到排连活动，斥候、参谋、行军和实弹射击都有学习，在行动、生活上都受军

事部勒，毕业时除由省行政人员训练所发给毕业证书和何键的戎装照片外，还由省军训委员会发给了证书和佩剑。

训练时限原定为三个月，可是双十二发生了“西安事变”，不久何浩若又调任河南财政厅长，财训班乃于年底提前结束。

当然，我们这些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远远不如梁山泊百零八条好汉有能耐，但是在实践中我们还是完成了澧县土地陈报的试点，完成了衡阳等三十多县的县情调查；在全国第三次财政会议决定田赋改由中央接管、实行征收实物，全面实施土地陈报后，不少同学参与了湖南全面分期分批进行土地陈报的设计、实施、检查、指导工作，如期完成了土地陈报的全部内外作业，为战时财粮工作作出了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同学为迎接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尽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扬奖励。

时间过得很快，财训班结束已经五十二年了。回首前尘，当年的许多人和事，我早已印象模糊或完全忘记。但有几点始终铭刻在心，那就是军训大楼前悬挂的“明耻教战”和后乐园里的“先忧后乐”，以及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大路歌》，在人生的道路和工作中，它们一直鼓舞我排除困难、乐天向上，奋勇前进。

抗战时期的“军训部入伍生第二团”

黄 天

抗日战争开始，号召全民救亡，举国抗战，为扩大军旅，急需培训大量中、下级军官。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训练班、校。在湖南，日寇于1938年春进逼武汉，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迁来湖南邵阳，旋迁武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又称武冈分校）。在南岳高级军事会议上，国共合作，决定开办了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仅只办了两期，招收了第三期学员后，由李默庵将军任教育长，即迁到了祁阳三角坪。不久，该班又随同李氏率部迁去江西。同时湘北的临澧特别训练班也解散内迁。湖南境内，除武冈中央军校二分校外，再没有一所培训青年军事干部的班、校。

长沙大火后，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上半年他收容了一批广东籍和港澳等地的流亡学生，无处安置。在第二次南岳最高军事会议上，提请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开办九战区军事干部学校，培训青年学生，以充任所辖部队的下级军官，没有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后经当时任军训部长的白崇禧等人的研究，认为集中停滞在湖南的流亡学生多，湖南青年学生志愿投笔从戎要求参军救国者不少，但都苦于无路请缨。于是联名请示，经蒋先生同意，继西南游干班之后，在湖南成立“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入伍生第二团”，为中央

军校培训预备学生，隶属中央军校系统，交由第九战区代办，并由蒋派其亲信学生谢声溢为该团少将团长。

1940年秋该团正式成立于长沙河西岳麓山，以原清华大学校舍（现中南工业大学）为团本部，筹备就绪后，登报招考学生，仅只两个月时期，报考人数达2000多人，考试取录约1300多名，保送与挑选约200人。共有入伍生1500名左右，是为军训部入伍生第二团第一期。这一期于1940年10月开学，编为三个营，十二个连，每连人数为120至130人不等。

该团的人事概况，我记忆较清的是：少将团长谢声溢，湖南益阳人，黄埔军校八期，陆军大学十四期毕业。上校副团长章诚公，广东番禺人，黄埔军校七期毕业。中校团附潘玺，浙江人，黄埔军校八期毕业。第一营中校营长钟伟，黄埔第一期毕业，此人资历最老，办事最过细认真，极受官兵们爱戴，后升上校。第二营中校营长陈飞龙，湖南人，黄埔六期毕业。第三营中校营长吴世仰，广东人，军校毕业后留学国外。各连长则有陈明生、谢纶、张之骥、元之刚、谭学正等人，都是少校级，其中也有两位中校连长，已忘记其姓名。各营还有少校营副，每连有副连长（上尉或少校）各一名，排长均为尉级。这些干部除少将团长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外，其余都是由九战区长官部从各战斗部队中选拔有学历、有带兵作战经验的优秀军官调任。教育组有教官20多位，大都是留学外国回来参加抗战救国的留学生和军政界幕僚，如日语教官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英语教官是从英美留学归国的，军事学教官则都是军校、陆军出身学有专长和富有经验的军事人材。另外还临时聘请湖大教授和各界名流学者来团讲授政治经济等、三民主义、历史、数学、伦理、哲学等课程、和作形势报告与精神讲话等。

第一期学生的开学仪式在湖南大学操场举行，十分隆重。

记得参加的有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罗卓英，还有十来个副司令、参谋长、军长、处长、政治部主任等中、少将，检阅了学生队伍，薛长官讲了话。因恐敌机空袭，时间不长，却十分庄严动人。

驻地分布是第一营住左家垅原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第二营和第三营住海棠村原清华大学校舍前后两栋。团本部和特务排以及各组、室均住原清华大学校本部。驻地宽敞，操场、教室、礼堂、宿舍齐备，学习紧张，要求严格，生活刻苦。

训练学习的内容是分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为预备教育。入团前，即已编好连队，报到后，就到各连注册，全部报到完毕，各连集合分编排、班。每营下辖四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班12—13人，以连为单位，进行管理、教育、生活，每个班，开一个统铺睡觉，换上军装后，均佩上“一等兵”符号。学习了《入伍须知》和《军人读训》十条后，就正式成为新兵，开始了紧张严肃的军营生活。发给《军队内务规则》，学习陆军礼节，军容风纪、内务条例等。对内务整理要求特别苛严。同时进行各种基本动作操练。为了预防倭寇飞机轰炸，还进行防空、防毒知识教育。在岳麓山麓，每人挖了一个防空洞。这个阶段时间为一个月。虽是徒手训练和上课讲授，但要求之严格，操练的紧张，生活的枯燥，把学生搞得十分疲乏，有些意志不坚强的人，就自动脱离返家，或回学校读书去了，因之只一个月时间就减员近百名。

第二阶段进入列兵制式训练。每人发给步枪、刺刀、子弹带和空炮弹（一种供演习用没有弹头用石蜡密封的子弹）、以及圆锹、十字镐等。授枪典礼十分隆重，有长官部派人参加。从此，每天早五时半起床，晚九时就寝，十时熄灯，每日三操

两点名，刻苦训练，一丝不苟。以《步兵操典》为典范，整日操练，跑打滚爬，卧倒起立，举枪瞄准，动作细致入微。还有野外作业，挖散兵坑，修筑掩体，行军、放哨、尖兵搜索、地形识别、简易测量等项目，搞得人人手上起泡流血、生茧脱壳，脚板脱皮，皮肤黝黑，训练十分艰苦。学科则有总理遗教、三民主义、日语、英语、数理化以及军事常识等课程。这一阶段为时两个月，举行了甄别考试和体格检查。考试和体检结果，被淘汰了80多名不合格者。这些被淘汰的学生都由团本部发给了路费遣回家或转介入学，也有被介绍到九战区系统和部队中去参加工作的。

第三阶段的训练和学习就更为艰苦紧张了，要求也更严格。每人都换上了“上等兵”符号。训练课目除列兵制式教练继续深入外，加上军士训练，即进入到《步兵操典》的班教练。由器械体操加上劈刺。并发给了《阵中勤务令》和《射击教范》，每天早晚，劈刀刺枪、举枪瞄准、手榴弹投掷。白天荷枪实弹，打野外，搞强行军，战斗演习，挖战壕，做工事，执行阵中勤务，不分晴雨。还有夜间教育和实弹射击等等。一天操练回营，个个都精疲力竭，洗澡后盼到晚点名，九点半上床倒下就入睡乡，值星官来替我们盖被子，人人不知。但在第二天一早起床号哨——一啞一吹，掀被翻身而起，又是一班生龙活虎。这期间似乎人人都习惯了生活，对训练都感兴趣了，对学习也不放松，文娱活动也开展起来。星期天放假休息，很多同学并不外出，而在营房排练节目（因每周星期六晚有晚会、或放映电影或由同学们自己演出节目），还有的写学习心得、散文、诗歌、快板，出连队刊物，真正是紧张严肃，艰苦活泼。这一阶段为时三个月。

1941年4月第一期入伍组为时半年整的学兵生活告一段落。

随即进行紧张的升学考试。除日常的升旗早操，上午的教练复习和晚餐后的文娱活动外，其余时间均用在文科补课和自修上。两星期后就举行了升学考试。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军训部派来考选组（正副组长二位，均是少将军官）共20多人来团进行会考。考试分学科和术科，还有体格检查。学科在课堂发试卷答题，术科分连队在操场逐个演习，要求十分严格，体检更是过硬。考试结果，全团在籍的1210名学生又被淘汰十多名，另有四名年龄太小，未满17岁，不符合升学年龄，但成绩优秀，动员留团学习外（我是被动员留团学习者之一），其余1191名均升学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第十二总队继续深造。在军校正式毕业时，该总队取得毕业证书的为1178人。

第一期学生于1941年4月结业后，5月即开始了第二期学生的招生工作。鉴于第一期的经验和根据校长蒋中正与军训部长白崇禧的指示：“重质不重量，求精不求多”。报考学生均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高中二年级）；必须体格强健，年龄在已满17足岁到25岁的青年。为达到这一要求，只得扩大招生领域。除在湖南境内招选外，并派员赴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等地招考。在近4000名的报考青年中，仅录取学生1100名，费时二个半月。于7月底方集中到岳麓山下，编队入学。仍是三营十二个连，每连人数不足100人。这期学生纯朴整齐，文化水平基本一致，身体素质都很健壮，爱国心高，救国志切。入伍不久，预备训练刚刚结束，日寇进攻长沙，展开第二次长沙会战。九战区准备将学生兵投入战列，全团马上发给枪弹。当时校长蒋中正正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询知情况，训斥了薛岳，强调要爱护学生，命令不准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学生参战，立即撤退到祁阳。命令电达，于是连夜跋涉行军，从长沙步行到达祁阳三角坪，驻原西南游干班旧址

受训，并在黎家坪车站附近补行了开学典礼，由军校教育长万耀煌中将、团长谢声溢少将等陪同刚从南岳军事会议上散会的白崇禧、陈诚、贺耀组、唐生智等高级将领来主持和参加补行开学仪式，传达了蒋委员长的训示，更加激发了学生们的救国意志和报国赤忱。

第二期学生在祁阳三角坪进行约月余的艰苦行军与紧张训练，长沙会战很快取得胜利，于10月返回岳麓山原驻地恢复正规教育。12月，倭寇再犯长沙，展开了震惊中外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二期全体学生，同仇敌忾，请缨杀敌，得到了全团官长的支持，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中将临困劝阻无效。正值河西空虚、兵力不足，即部署该团担任自长沙坪塘至湘潭小东门外铁桥湘江西岸一线的江防警戒防守任务。随即进入防地，构筑工事，担任警戒并准备随时参加作战。这次会战，由于指挥得当，将士们浴血战斗，英勇杀敌，在半个多月的时期内，歼敌盈万，敌寇溃败，长沙大捷。学生们虽未肉搏沙场，但在防区警戒中执行任务，抓获汉奸特务，保障了江防安全，腾出了正规部队增援了前方，受到嘉奖。于是奏凯回返岳麓山，自觉地又投入了紧张艰苦的训练。1942年2月入伍期满，3月举行升学考试，第二期1028名学生仅被淘汰1人，其余全部升学，选送50名入陆军机械化学校。977名升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第七总队深造，接受军士训练和军官教育。

基于在长沙二次会战时，九战区军事当局拟将入伍学生投入战列部署，受到了上级和各界的批评，军训部决定该团内迁，九战区又不愿调走干部，于是该团中止了第三期的招生，1942年4月，在岳麓山下的“军训部入伍生第二团”宣告结束。

以后从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毕业生同学录中查明。入伍生第二团第一期学生于1942年10月在该校十八期十二总队毕业，人